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地理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五十卷目錄

詩經部總論一

宋歐陽修詩本義

程大昌詩義

歐陽修詩本義序
程大昌詩義序
詩經部總論一
宋歐陽修詩本義序
程大昌詩義序
詩經部總論一
宋歐陽修詩本義序
程大昌詩義序

經傳第一一百五十卷

詩經部總論一

宋歐陽修詩本義

時世論

按鄭氏書附南名德文王受命作已于豐乃分岐
邦周邦周名之邑為周公自召公奭之末地使施先
公太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一公
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過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
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豈止周公謂之周南

五入圖書長史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一百五十卷詩經部

其得賢人之化者繁之召公謂之召南小方之於詩
義者不合而其為述者又自相軋轢所謂微二公之
德教者是則召公召公奭所屬太王季之德教兩
天免言宋自哲后妃之事謂東萊小星皆夫人之
事夫人乃太姬也歸而歸後哲后妃夫人之德化之
應草蟲未敢殺其害皆夫大夫之事漢唐汝墳燕燕
綠有粉曰有汜野有死鹿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
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姬之事其餘一篇甘棠有露
言召伯聽訟何從來矣乃武王時之詩焉有所謂
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諸考詩義皆不能合者
也謂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
召公也謂曰與其有九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
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非先公之德教而
一南者是文王太姬之事無所施劣不可分其聖賢
所謂文王太姬之事其他教曰家訓國皆其大歸身
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利之惡俗成前之圭臬而
著於歌頌則謂先公之德教者則召公亦有不符
有所施而一南所施文王太姬之化一公亦有不符
而與然則鄭詩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
者又謂謂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
王季之德教本謂一公召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
為鄭學者又自相軋轢矣今詩之序曰歸離歸則之
化王者之風故聖人之風故聖人之風故聖人之風
故聖人之風故聖人之風故聖人之風故聖人之風
故聖人之風故聖人之風故聖人之風故聖人之風
何以謂之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符詩司之時事蓋

自孔子叙聖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風誨
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調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
詩尤甚詩三百餘篇而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
非一時而世又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
德盛於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騷為賦有周南召南雅
有大雅小雅其義相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
故於時世之失周時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
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即孔子之言言歸離歸而
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言皆與鄭氏之
說其意不極當常以哀傷爲言由是言之謂周雖為
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爲周也遠自上世相傳德
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不服者天下歸者三
分有一其仁德所及至昆蟲草木如雲臺行華之
所運蓋其功業盛大積聚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
天下者非一半也太姬賢妃又有內助之功而而言
詩者過爲稱述達以周禮爲上化之本以爲文王之
興自太姬始故於繫辭而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
化所放至於天下太平歸離歸離之風亦以爲后
妃功化之盛故故曰歸離歸離之風歸離歸離之應
也何其過也夫太王季之德教雖由女德惟其後世
因緣所以其意皆以爲康王政衰之所以作也其思
之辭雖思則哀此之意亦深其意其意達孔子
彼而不傳謂此可謂達之於學也雖傳而無所
得然其失則未遠其爲就必有七師循循之所傳
其曰周道缺而周禮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亦有

第五六九册之〇一葉

取焉許季札聞鶴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終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齊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史
公亦曰仁義陵遲能鳴鶴則小雅者亦周衰之
作也則周吳天有成命曰「后受之成王不政康所
謂二君者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齊文王之為文
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吳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
後之詩而武王之說以顯齊先成王時作遂曰成王
為成此王功不取康寧執銳曰執銳武王無銳推烈
不顧成康上意是吳自彼成康會有四方所謂成康
者成王時王也齊文王武王而下之文武廢然則執
者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以成王功而安之師
以為成安足方之遂皆以爲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
成康而毛斷自出其意者以齊就其已說而意又
不同使彼世何所適從哉豈啻曰噫嘻成王昔亦成
王也而毛斷亦若以爲武王也信其已說以通皆成
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下
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爲
成王康王則于詩文理易知而毛鄭之說則文義不
完而難通然學者於此而從迂曲而而從易於通
而從難通者信焉而不取其非或疑而不取齊者
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于周南召南兩其
不合而闢難之取取其近信者蓋其說合於孔子
之言也若雖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有待焉夫
毛鄭之失忠於自信其學而曲盡其說也若子又將
自信則足矣抑聖之覆而於舉以迫之也然言其大
不可不辨雖而不取必使全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
立於世以待大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集賢王之詩也然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
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明
不得列於本國而上下繫於兩周太王之國也若其詩
則周公之時也則召公召公召公召公之國也若其詩則文
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繫於
召南之風豈然則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召南而列於文
王之雅而繫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鄭或繫之鄭或
繫之衛詩遠在位之君而風聲已亡之國實之爲晉
久矣不得爲晉而唐鄭去成林而能河南焉鄭
甚新而遂得爲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豈詩之類例
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余
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李有李有李有李有李有李
人之後不得領吾疑也李者詩之本表在周詩之作
也解事成詩文之以見者夫之惡者刻之以發其
揄揚發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悲於心此詩人之意也
古者固有未詩之官而而錄之以爲太師播之於樂
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而比大之以藏於
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
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太序又未者積多
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多廢于是止其
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者其善也以為勸戒此聖
人之志也周禮既衰學校廢而異俗起及漢承秦焚
書之後儒儒說者終齊終魏終以爲之義訓殆於不
知而人各有爲說至此或就其本而曲成其已學
其於聖人有自爲說至此或就其本而曲成其已學
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

詩經類

也不出於此四名而寧有得焉者何哉考其心而不
知其要達其本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本此詩之遠此
事者則太史公所謂詩謂詩人之意者本也亦其名別
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而所謂太師之職者本也亦
其詩人之意者本也豈爲勸戒而謂聖人之正者本也
凡詩人之意者本也豈爲勸戒而謂聖人之正者本也
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爲說者經師之不及也夫大
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本也豈必得其本而通其本
關其所疑門也雖其本有而所不能達者猶其問之況
其本乎所謂問名即鄭唐國之風是可疑也若之諸
儒之說既不能通或聖人之而皆若不可得然若
其本也若若之所謂載事之善惡也豈獨詩人
之意者且其有也然猶爲聖人謂之便其義不明今
去其詩而論之則太史公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
事之善惡則聖人之本則知聖人之勸戒則知學
之本而得其理其學足矣又何求於其本之可疑者
關其本不知可也豈謂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
今夫學者求其詩人之意而己太師之職有所不知
何害乎詩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
知詩人之意則信聖人之志也

崇文總目序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於
經秦焚之之際其六經遺詩分爲四門一曰魯人申公
作詠詩說詩曰二曰齊人轅固作傳齊詩曰三曰燕
人韓嬰作內外傳韓詩曰四河間人毛萸作詩故
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氏後出至平帝時

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經旨之間齊魯之詩廢絕緯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特製之書王肅猶存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世要書五千篇今但存其外傳非繫傳詩之詳者而去其遺說特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知聖氏遺訓習各殊至下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程大昌詩議

序

三代以下備者幾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視預聖人授誨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放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放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漢之所爲作也

一 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書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疑此詩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張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全國風品也當季札觀樂時有古風而詩各有何與今論諸詩舉卷同者以知古風如此非夫子于個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入樂曲之在其官者而南有周召頌有周魯頌本其所從得而遂以繫

其國土也。雅頌無所繫以其提當時世無而標別也巧之爲雅有類故同又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別雅頌固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三國皆屬齊魯秦陳皆屬此三國者詩皆可入而豈不入樂則直以從詩者之本士故李氏所見與大周土所歌舉舉國名更無附詩知本無國風也

二 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本春秋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追志者凡諸雅取無擇于考其入樂則曰邶齊魯無一詩在數字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康鵲射之秦婦采芣苢者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設雖一詩曰以雅以南以箴不借季札觀樂有舞樂南南者詩而指之南篇二南之書也前雅也象舞頌之雅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見季雅頌季雅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習教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奈大周雅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弟弟相授于是勝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象也雅頌而文王王樂遂包統於國風詩樂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篇爲又樂矣不特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一南也劉向之釋其雅雖疑雅南之南篇爲一南亦不敢曰雅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以一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言明載南樂經不知其師承爲何吾何顏其鼓頌爲何世何世惟鈞命決之書收載四夷凡樂通有各南者鄭氏因遂承取以舊足其數

孔穎達韋玄哲四經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而南樂以爲承古制其無理也且夫周鼎古樂如韶夏漢式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家舞而獨采周樂以配其祀其愚淺不肖殊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周取爲備乃四夷之樂極取其一名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爲南者樂之入情則無理實之古典則無徵至於前之舊樂蓋秦山凡季札之所聞見者明云其爲文王之詩皆見南也而其一南之南則六經之文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三 南雅頌之爲樂無疑

周之燕祭自天祿等類象與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詩隨事配用諸序序所作爲其言其所以大抵皆人律司奏也清廟之詩凡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祀祀其詩也頌之類雖不肯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因已得諸爲頌矣其原本必皆依禮成聲故得諸於周而無嫌也詩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聖王雅頌各得其本雅頌得所於樂止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白女爲周南召南矣予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會賦職譯有器有聲非但歌誦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之論語則如三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之知一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四 四篇目出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齊魯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加損也夫下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雖各得其所以得者復其故則云爾既曰復其故則則非夫子創為此名也季札觀樂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及魯在哀之二十一年而加載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于南于雅于頌于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日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大雅以純焉世其各名之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門先儒贊漢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雅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之作而大小高下之聲起從其聲而雅之有不時其賦者矣頌愈於雅康者其誠當傷乎雅加于頌則一而其二不若風獨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則以陳壽命之而曰其中實雜賦殊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官無不正矣已而世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雅與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雖以世繼齊威宣其力足以無上而顯而歸齊威曰王不取少變信如先儒所傳齊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問樂離於衛鄭其遂以天子之尊下伍列國矣豈自世儒者至此不敢極端尋思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慰俗故事置之不理而已此皆始於信口誇而分美惡故離其善傳會者愈整而愈

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天子廟定詩有南雅頌雅古之有與風雅同聲命也詩之與命之與典謨同義其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詩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善其不善辭貴故也是故余校之於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讓者正性不靡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遠謬若是非兩之不知類也

五 國風之名出於左丘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學者篇首則自毛氏始載記述史凡後說國風或引爲自己所見或托以夫子所言蓋皆公言私傳不足多據蓋求其元則左丘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未審未顯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法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顯矣世未審未求有職名是不獨不與天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遠矣又況其托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古代感見故如指宋魯宋魯風振引頌又而冠商書其上下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別是謂魯商古藏本質也豈可棄而傳經其授諸天子也哉荀況之由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于弓弓者古云仲弓也建之所得既其參酌之而況之言又不得師也中肅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已復禮皆易語語中夫子筆古所出也況乃樂曰人性本惡其善者爲也若以義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天而後不識己克己本已成元無此體本無致夫爾何而後不識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展夫子不可信據矣猶

有可議曰律校或偏已解不任主唐虞則典謨既看而出又皆虛史所書亦虛本語而況言古無象刑而有象刑也夫八經間有其文者豈能忘以爲無有則說詩爲風其以國風以爲有尚傳授乎

六 詩左剽創風名之誤

漢人贊曰國風以樂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詩師未有出市公之先而詩師者無從更贊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漢伯伯而況伯伯者觀況門人也高后時淳丘伯官漢宗室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劉歆所謂詩師者皆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爲博士傳詩繫在燕田生傳最爲齊出魯終而鄭之世魯派之盛如于威孔安國王式身皆賢于元成當皆以詩題名爲世所深稱雖之學絕不能折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雖之水然漢清則流清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變衍於漢故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妄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一字同於一誤也抑蓋深求其故則亦自有蓋於之當曰其爲風乎又曰漢漢平大風也其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風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丘之前在當時其必聲譽平大而不究其所以而無他名之謂風而無雅頌遠並齊魯詩既取風名加配諸國於孔子風與雅頌並有名稱與之相較後儒因又加國其上下曰曰國風毛氏正采周風之目分屬十三國其首而作大序者又取詩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目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於詩之至也

四始立而風之體上則捨逐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後禮平上使平案在位下而後固其失如此其求所始皆左荀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其說于雖有見而于聖人授意乃欲以自世未受句數積久尊信之語於儒未俱擬議之後多見其不知其然也然其說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過調交相證定非子出竊說焉矣

抗推

周官之書先夫左有之其書卒所欲選詩有國雅兩頌無雅風則又可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標相應也太師比大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其也雅也頌也則以為六義差而暢之無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于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風已有知太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大經夫子無言詩之有變者而特並添六經以證大風之有本耳故子得以鄭謂左傳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月特釋其義而書以命其名也武百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賞曰其詩孔碩其風雅頌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也然鄭子疑雅頌以正其義故於鄭書曰風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之義不得抗推其甚明也

八論曲詩

周禮衛雅章曲詩曲雅曲則曲雅於入樂先乎嘗取周官孔氏及來者反覆指考以類證類然後知

篇章之譜兩詩曲雅兩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人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名如九夏之王夏夏大射之騶虞雅首是其証也而朱青有知篇章所歸樂果言雅雅二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大既于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從其為何篇何名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二項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二詩乎今考諸曲為詩凡七篇七月一篇與迎氣新祭相入至昭昭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新祭不相類又無絲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時而體三體存不放他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高論詩大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既不得為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欲乎使其全未則一樂所樂凡三章其倫章章其失賦矣使章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雖二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篇章而論章所賦詩也雅也頌也是已羅正為三體而推之一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雅頌而七月一時又攷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鄭章之義而謂之時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中是又舍論章本文而自出已語獨改曲詩以為國風而曰此詩即鄭章氏所賦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欲陽文服公疑別有曲詩於今不存所謂理全者不得不服者君取以篇篇也蓋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則留於齊而亦亦有指招招招樣者識招如招後世因其語而和之自角招招招是義韻之道實在齊者今去

古日遠安知顧人此賦不有傳授亦未敢謂其非也顧孟子載此詞本語曰當知九又從而曲之曰當知者好也然後後世得以此知其為景公君臣相愛之樂而非齊郊也今鄭氏以篇章所賦之詞詩雅頌樂曲而遂取是二體於七月一詩則格同於前日又在雅詩亦可指以爲虞廣九成者矣天下事止不可如此牽合也

九辨詩不出子夏

詩序仲季世子夏為之甚深以後論本無字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諸儒既久遂僅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礙而致其辭矣子因魯已意而極言之夫子言曰爾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說也夫子非以詩也成者為太師擊之徒秦樂及鄭雅而夫子嘉其合節中度故曰雖樂哀而不不及于淫雖哀而不于傷皆從樂來中言之非以叙別其詩之文義也亦猶齊人賈詩而曰豈洋及商者請有司失傳而聲者魯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然也無檢也今序或謂大子論樂之指而謂爾雅詩意實具大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詩而折之曰要在這暫不淫其已哀窮善思賢才而無傷者之心焉是關雅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今不相似又考之關雅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明者于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咸恰如其詞何可泥名義而不取加詳也賦字他序大富與此詩不應即有然然不可掩者矣蓋詩之詩以爲詩一帝贊詩不應即有然然不可掩者矣蓋詩之詩以爲詩一帝贊詩不應即有然然不可掩者矣蓋詩之詩以爲詩一帝贊詩不應即有然然不可掩者矣

毛氏之游自長壽而後參政之則治以三國者較之比傳則皆長壽國人之尤逐又藝文圖一名以己名傳則曰南二國之元逐又藝文圖一名以己名傳則曰南二國之元逐又藝文圖一名以己名傳則曰南二國之元逐

其美矣。謂諸君與李樹見各稱位號並相合二百十有餘載悉用唐名哉然一世無有殊異而二子之。而德悉用唐名哉然一世無有殊異而二子之。而德悉用唐名哉然一世無有殊異而二子之。

又曰：竊其小大，蓋不整頓土藩心言焉且自一額後此策實爲舉才也此所以得晉王專以又自一額後此策實爲舉才也此所以得晉王專以又自一額後此策實爲舉才也此所以得晉王專以

平詭而即此詭待求之毛傳已略駁可曉也

平詭而即此詭待求之毛傳已略駁可曉也

平詭而即此詭待求之毛傳已略駁可曉也

孔子世家古語：「子孫當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兩義者三百五十五條然今時之著序者類三百一十一篇何也幾遺焉呂氏曰大目謂詩三百五十五篇王式曰以三百五十五篇爲武庫之書如樂爲時世尚書曉現其有位於於三百五十五篇者未見也夫子刪米定數故長孫無忌雖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古人亦不問先漢諸儒固無不得古傳正說由是而離古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爲標準則意則在雅不在他事凡類以爲大抵猶如戰國之人相與談詩而論章句取義無從構成說

故世固應稱晉穆公一面而弗東之曰申公之謂燕燕
之傳或取春風賦說其不某也然則古序也有着
其詞之繁縟也雖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家要之
有古序以該括乎指畫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
且不於發端無從開闢上多載古書於三家之外
特好其學流自晉魏國博士以教後方氏傳者
外亦爲其源遠本自魯詩燕燕終難以得致於天子
官哉豈西部之世不能順時勢改又知方氏在秋
周禮六宮使(前古名志)其所自猶加苛密而
毛傳始得目振衆宗也包紮渾渥蓋宏鄭義實陳
鄭凡皆所得傳言若祖述其教而舊志亦持謹守
甘之(家乃遠)不能折衷則古序之於毛其助不
小矣獨國之離亡也且孔公之平旦出於子夏則
亦以古序之傳而不在于他何人也名大鄭元字伯
亦必能得之傳而知其所以也子夏之子夏指古
序以爲子夏則實因其詩而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
門固嘗因詩而得象矣突自起于吾高也則漢世
其信古序之所由出者也此輩然子夏亦嘗因切瑳
冰喻而有資於子夏二經始日昭也豈可與言己
矣是殆有負於詩也而復以爲師之夏其亦何所

十四 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章言聲
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與在焉故
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李札師曠亦
未以用其聰辨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風
勸懲答愆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天命

[illegible]

春秋疑于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言自己立稱耶故因其所得之樂而命之各本其所作之地而彙其利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達而不作也

十五 論南爲樂名

或曰衛宏之言南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衛鄧晉則其以地分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名獨綴南其下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蜀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伯賢而纘之況又大統未定周雖有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齊范邪又如甘棠之詩正是追述德疑其尙在召公國燕之後于足時也周之德化既已播天下無復此疆彼界矣獨廣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若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南有某詩則宏之御周召分地面而南其者非爲論也周公居中于彼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記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焉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焉諸侯之氣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稽耳

十六 論南爲文士詩

或曰古詩曰關道關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威彼南風樂也而樂也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樂言之豈不得謂之

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盡風也遠則故樂奏之以申儆其民曰作猶始作希如之作則雖人更自世更而高才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原雅也固嘗枚數樂律列著文武內外之始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且序樂律曰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樂律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惡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于關雎外費之義全與文武不類于是召公穆公糾合周族張文王所從爲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千粟權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審作之作且又甲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宏之于二葉皆迷失其本逮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樂律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十七 論詩樂及商宮一節

或曰子以杜詩不爲樂則詩章之於唐詩齊并國雅幽顯而此竹以欲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僅度也古本音韻部未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論雅韻等之其爲詩章爲樂過而當爲雅雅過而當爲頌也乃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沮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周之詩其必自有律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爲雅也或曰頌有美無刺可以或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其辭繁麗觀其時而可明猶無忌諱曰此不可一嘆也也若其隱微意則雖古刺者時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片曰政乖民困不可於刺雅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譏矣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

情事于上開而因爲世或足成自爲一理也歟其可爲用常情而度之事故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各不同與今同而得無窮也頌是魯頌有詩其不得其全豈得悉據札語而肯定也耶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僅雖有頌未必盡與周頌華嚴頌頌頌頌則太師以存魯未必遂無得之後韓夫子鳴笙刺大乃爲今詩則札之前賢且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乎官如是說有得余何曰不惟然也周餘黎民惟有才過於高雅雅雖曉於天子則民其果無餘乎格獄其果極大乎而聖人有之不勝不以其辭切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關事實聖人且所不聽則片之發則於詩爲不少矣而又可略乎應記之書萬世通經漢書所爲今其有理者亦俯拾經列算乎官則于詩序乎何哉

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
鄭室雖難刺而在齊樂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鄆
鄭召穆之民勞衛武之實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
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
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一而吳也成王
之詩見於風者曲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
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則國之音隨風上而異若
謂齊秦鄭衛為國風則鄭詩亦可降鄆大抵詩有三
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
心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
地曰康叔得國曰燕於衛今詩之在墳墓文武者
亦分而為三不專曰衛詩叔封唐有受封已為晉
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某日乃為唐也七月以後
多當周公作列國詩不知今其詩乃皆為衛在豈
東詩而己為故故題有說武今其題乃皆為衛得於
其地係於其國之詩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
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
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蓋樂者鄉樂也
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鄆鄭衛其國相近
其聲相似不別則名王雖猶有隔絕也夫子平時見
魯太師所傳三國詩詩有異同及其環轅之時見
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也曰
得所其意可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風有正變辨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乃獨出於詩序
皆以美者為正利者為變也鄆鄭衛之詩謂之變風
可也編采之美武公頌猷小戎之美其公亦可謂之

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彼矣之書
所謂變之正也較美之春秋書樂王姬之婦于外書
諸侯盟于止止皆曰變風之正也蓋言事雖變節而終
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羣旅之其欲在
之心如是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
穀則異矣死則同穴其其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
畏之而不敢者佚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賁逐其淫
佚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
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
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子澤難貧人猶能以禮義
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難有時而不善
終歸乎善也見其用心之遷行己之乖偷退而為善
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
而已

雅非有正變辨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
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樂
詩為澤及四海以遠露為燕諸侯以六月采芣芻北
伐南征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似
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者又曰
小雅雅二其詩與小雅小雅其別也此言猶未
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
大呂則歌大雅小雅雅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
吳季札親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
夫子未明之簡無可疑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
不出於勞之而出於聲不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
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為焉竟尊之美官王

崇寧季民之天官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謂詩之大第
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一雅首之
後王穆成王之後召王穆成王之後周王穆成王上之
後故二雅首之其後周風亦然則風有正變之說斷
斷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
先後之別

曲風辨

周召鄭鄆衛王鄭洛邑亦曲秦魏唐陳情曹此夫子
未刪之前季札親周樂國風之次第也周召鄭鄆衛
王鄭秦魏唐陳秦情曹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
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雖衛降王連鄭退齊入魏
與秦以己之私私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
必以國之風置之情曹之下者何也蓋有亂者必思
治亂今者必思古情終於匪風思則道也曹終於下
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亂之思治匪風之惡周
道則陳豈情亂之治一變而復見曲風之正聖人序
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曲風雖雅
曲須聖人以禮詩別於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
以雅聲移風而即於雅也所謂繁風之末居雅
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蟋蟀之詩其言風則雅其體則
風雅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
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
秦魯衛三國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周風七篇自
騶騶以下六篇皆非曲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
一國之事周雖有曲雅則不為有曲詩而今亡
之乎故魯魯錄三豕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曲詩
有亡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鄭之風同出於

周而分於西
風雅頌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日風五日雅六日頌其後先大第聖人而無加也三篇之體止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雅小夫賤諫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遠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神厚典則其體抑揚抑挫非復小夫賤諫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義謂體以鋪張聖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增減義言以示有師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雅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變備者有偏備其三篇風之篇有風論之意自稱之中如文王曰吾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止言其事不少有變心中如憂心悄悄懼於羣小親聞其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咷麟兮吁嗟乎歸處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頌詩

陳休齋云頌者序其事其形容以告於神明是其所專用於前朝蓋鬼神之事戰戰兢兢以下夫之矣管仲詩專用頌原原有諸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盛德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略如此今謂此說不無差頌者天其什之功處而已

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志為求與夫振舊臣王閣下小子皆非古神明而作也不復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視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周公亦有頌後世揚雄之類元侯陳陸之類漢功臣贊意之頌伯夷鄭師子之不毀學校有是為禮記載其載輪焉美詩變易君子稱其善頌亦猶是也觀詩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商魯頌

魯頌是魯公已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若史克作明矣魯宮曰新廟美矣美斯所作舊美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

王廷壽等

靈光殿賦云美斯頌頌歌其路慶反謂魯頌是美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篇謂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於韓詩以商頌出於春秋之世故為此說爾前漢之詩序序末出五平言詩者之抵牾也一頌之作當以序為正

逸詩

經百禮記詩禮諸侯以經百篇降其下文云曾孫侯氏四且其車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異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節氏以為經百之詩賜處拜首來無未歌之樂節也日用之閒不可聞今經百亡還詩自逸非天子逸之也觀經百詩可見矣驪駒前漢王式傳曰客歌驪駒注以為逸詩今大戴

禮記客去

初駘馬十二年周王好遊歌之樂子登托於祭公謀父作祈駘之詩以正王心其時以祈駘之體體式駘德首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記其子過故敗壞而傷之作事漸漸今朱秦油油今彼後童小不與我好今

河水傳二十三年晉文公在秦秦伯與之公賦河水杜註以為逸詩美取河水朝宗於海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無之矣

新宮舊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笙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子卓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者未有有詩而無詞者周禮新宮飲饗惟於管籥之類必有辭

采芣古之人召行以肆夏步以采芣漢制采芣樂人前門奏式主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芣肆夏也肆夏左傳金奏肆夏以之三謂三章國語云一右樊君出入奏

子夏士出入奏子夏亦全奏三夏國語云奏湯湯謂之三奏蓋整頓而奏此三曲惟金奏故詩亦亡

三夏國語云奏湯湯謂之三奏蓋整頓而奏此三曲惟金奏故詩亦亡

江夏周村鍾師之職奏九夏
江夏王出外奏肆夏出入奏亦名樊駘駘件出入奏一名過朝奏一名童童童童

族夏童童童童管金奏都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今不足以為頌不能見焉

諸儒過詩經

論語云至爲物兮德機之華幅其反而豈不樹思
望是遠而舉人之詩而索以爲絢兮之句不存則
庶幾之詩而個其反而之語不載則詩之章句逸者
多矣如韓詩之其無傷傷我孩孫今亦不見於詩而
無止篇無其辭魯詩韓詩無上篇篇

亡詩亡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曰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
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田儀也六篇之詩詞在
一處不應中間而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
按禮記鄉飲酒及燕禮皆入于縣中矣南陔曰華
黍又曰南陔魚麗年由庚歌南山有嘉魚年崇丘歌南
山有臺年山儀此六詩皆亡於春秋之前份曰詩謂
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謂爲無字謂此六詩於左
春之經有其辭無辭句不若類經南有臺南有山
有臺於春秋之賦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之異
也詩曰古者有室下堂上之樂歌主人恆堂上樂
也室備以固堂下樂也謂之笙鐘乃間歌之聲宜有
義而經其辭束哲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建夏不
知六亡乃乃年詩建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樂者獨

歌詩鄉飲酒禮皆用之儀禮南有嘉魚則南山
有臺則此三詩樂飲酒禮皆用之喪禮鳴燕禮升歌
鹿鳴且者燕喜饗用之四句已上六詩皆小雅
合樂詩問題雖草耳詩樂未禁已亡二南合爲
樂詩夫子而謂人而不爲問南而南者以此
射樂則樂者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

射必先有鄉飲酒禮禮度一變而民采蘋采芣上
周禮采蘋凡射士以蘋蘆爲餼諸侯以稷白爲餼大
夫以棗栗以米爲餼爲今名南詩中有采芣米蘋
蘆度一詩而彈百篇已上三詩皆名南
室詩事飲酒禮射之文云升歌一終笙入三終間
歌二終合樂三終南陔曰山儀崇丘田儀
亡詩亡篇

管仲管仲生一節管仲吹之獨鼓鐘升歌取鹿鳴下
管仲宮曰春秋至後漢猶存今亡注見逸詩

金奏建夏二夏士見九夏皆金奏即頌詩之類見逸
詩

絲奏三百篇中之詩皆可歌之經歌歌中有詩樂
操屬廣伐檜操白駒操皆今詞文又古人詞之推琴
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樂也將以崇人之
節心故以雅頌詩如文仲手歸而長冬鼓瑟落之什
乃知聲至品未猶存

房中之樂二南詩用之爲房中之樂則有房中樂漢
房中之樂二南詩用之爲房中之樂則有房中樂漢
楚聲也

兩君相見之樂又王人明福詩曰春秋戰國以來諸
侯卿大夫士賦詩道惡者凡詩雅雖取無擇至考其

入樂則自都鄙至闕無一詩在數或曰周禮廟堂歌
廟詩廟雅則則則疑於入樂然然則雅頌而無

應風非今七月等語此歐陽文忠公疑其別有兩詩
於今不存也

則詩詩

司馬逸古者詩二千餘篇大夫取其可爲於感義

者三百篇孔頴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冬亡
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啻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

祀成湯下至春秋而陳靈公上于十餘年而詩經二
百五篇有吏子若而取一篇者皆周人所作夫子

得之於魯大師而錄之非有魯於則也夫逸
車來招我以弓豈不欲往我友來朋如斯等詩亦不

便也胡爲而刪之乎總有文矣中筆諸不傳又爲
而不刪之乎則即刪詩之說胡在春秋刪詩終難解之

事者漢儒倡之也夫抵得其端雖開存不得其聲則
不存也但之列國如陳許蔡如邾魯等國大夫豈

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詩李杜鳴呼魯人
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

於李杜所錄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
刪詩則當環顧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豈止十五國

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差別諷
誦亦不過是也刪之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仇安國

倡之及中子極筆筆之善乎節節節詩自從刪後
更無詩樂節之詩止謂人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

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
也

詩序疑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而於世齊
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抵與今序
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

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錄序也毛詩至
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注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

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乃子夏所作小序乃子夏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illegible][illegible]

宋古獨爲韓鄭氏以繡爲婦室主朱筠則齊詩之言也。若夫韓鄭氏以繡爲婦室主朱筠則齊詩之言也。其材澤潔鄭氏以繡爲婦室主朱筠則齊詩之言也。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當伯聞閩人之子則朱自集之言之也。鄭老嫗方處鄭氏以繡爲婦室主朱筠則齊詩之言也。則漢之飲饌也當鄭氏以繡爲婦室主朱筠則齊詩之言也。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以由以學者既言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阮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詳學之所由謂此義者所以提哉也則鄭於豈不謂之乎而明之變數焉乃援證問所公以致難於太子諸王者也傳言以君師之禮行毛公而不振敢聖人之擢明矣觀其注蓋猶疑其公創不例之處鄭固理之使故舊不敢易且先後始於下發而巳然則改字亦不過更念可信矣古詩六章書不到康成處不敢論說蓋賢於鄭氏時遺許之矣

讀詩法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柯特大曲世傳其義以教國子自成童子旣冠皆往習詩則習其文歌之別識其聲辭之則見其賦詩之事具悉存春秋以下列國詩臣朝聘燕享賦詩足應酬賓客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熟也後之藝藝解舞者磨原洵其父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學者先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一史之文有歌詠上二傳其義以實錄爲之二便之詩不以私怨入歌詠上二傳其義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揚功役庶微末誠之文又適首以史視之則尹父子經十八年及至於詩皆十

中唐書子所以意旨皆指詩外之意無喻之說亂之也蓋書讀之者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曰思魯論詩者當推詩外之理如子夏夏孟學詩者常取賡所作之人所賦之語知諸侯所樂之詩可也雖離黃鳥止于丘園不逾閭小臣之擢國人大有仁者依之大千推而不知爲人君止於與人國人立止於佑萬民飛鳧雁歸于淵其不過喻聖人遠去而歸之喜得其所而已抑惟之下察乎下地輕視如此尚何疑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下實能達之於貴賤間巧拙未備分日略分人而子夏不能悟於禮後世讀詩若此尚阿諛平俗客二復不退白圭子孫身居神農不肖不校不求至此美以多爲善福禍不干而不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文法范周與匪難附事一人仲山甫詩王氏依之以爲盛德之功小冠南之時也祭文以爲文正張氏是情辭是懿德也也孟子以爲周公父子令聞不已記讀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美必分別前人所賦之詩予遂是請整復可以言詩也不然則歷代靡有才子遺行爲才速矣以爲之舉非好是銘鑑也從而釋之曰民之秉茲幽故好是銘鑑而已中書監而理自明故稱采有詩曰豈心子午始知詩謂詩中有中書監之意

以誦三百篇奚貳哉

詩有美刺

詩有美刺。詩作於秦。成康之世。微諫太盛。不諫有者之在。而曰。刺謂宣王。微諫猶微。然則微諫之建。蓋楊楊之利。則其體諫諸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詩。至明。覺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南山刺幽王也。則曰。王。亦作詩。以究丁。西伯伯。古人得遇。而作詩也。則曰。王。亦作詩。爲此。諫諷。則曰。又子王之爪牙。姦諂。皆去。再作。得諷。則風。則曰。明。則著其所作。人曰。諫詩。有。又何者。不可以言。諫求。必將觀其時位。及取。其美。而民。也不言。其所爲之。也。則君子。指。若。制。作。如。結。練。師。尹。民。其。漸。惡。是。其。美。矣。是。人。也。不。言。曰。所。爲。之。善。而。言。其。視。觀。之。華。容。貌。之。盛。而。服。之。見。其。無。德。也。權。矣。之。官。分。敵。子。又。改。爲。自。服。其。服。至。帝。斯。早。是。也。後。世。世。間。子。齊。王。毀。樂。田。獵。棄。其。常。節。其。言。曰。昔。昔。世。間。種。數。官。室。皆。名。其。召。之。美。其。說。則。曰。衆。非。百。費。極。而。相。告。曰。吾。一。好。技。藝。田。獵。人。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其。美。之。則。曰。臣。欲。爲。孝。勞。有。喜。臣。也。相。告。曰。吾。王。庶。幾。無。及。焉。歟。何以。庶。幾。然。而。猶。也。止。得。此。意。而。止。於。於。詩。故。其。曰。諫。詩。合。

毛鄭之失

何從繫矣之詩乎王以後之時也法以爲武王之詩而謂王爲正之王齊侯爲齊之一之侯按春秋莊公九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下王孫下嫁於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王王之孫斷無疑疑問作於平王威王之間故稱威王惠王毛毛鄭以類皆成于

時作不應得稱此上座。乃放此兒大，有成命。或云：不功無多矣。一經略之，咸土謂是兒事，惟以名南爲文武二人，故不得不以千王萬千止之。王惟以周以後之時，不時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笑宮公悅沒之後，在康世也。故漢樂天吟：「王已發奔馳」是也不。母皇武三王大雅中大明之補此文，思魯之父文，母皇之此子及女，當靈之王在靈洛臨之二文，蘇麻生其後，時人追諡之，謝曰：書作「又千之世，頌之咸土亦猶是也」。不必謂咸土時作王，知解經不能生說，有人於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亡無復有雅而有春秋之詩亡矣春秋始應公適當時亡之時謂詩亡者雅亡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後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漢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衰亡之書作矣非有定議也

秦以諱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哀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觀之
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君妃
夫婦帷席之端聖人爲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
皆得以言其一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承諫而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五十一卷目錄

詩經部總論四

宋朱子全書

詩經部總論四

經籍典第一百五十一卷

詩經部總論四

朱子全書

詩經部

大序言一閱之事緣一人之本謂之風而以其衡衡
節都而口詩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衡
有衡音節有節音節有節音故詩有節音者節之節
有節音者節之節音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節調宮
調作歌而音亦按其腔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
樂之腔俗按人雅體格作人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
非是微成詩後疑和而其實節目為大雅小雅也夫
風風是民庶所作者雅雅是朝廷之詩雅是宗廟之詩又
云小雅漢儒所作可信是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
有不滿人意處
問上風是他風如此不是豈風風曰其辭語可見
辭多出入在下之人雅乃大夫所作雅辭有制而其
辭莊重與風異
器之間風雅與無天之風之義先生舉鄭逸仲之

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間者為風風文武之特
周召之作者謂之謂名之風東遷之後主權之民作
者謂之土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
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雅之體風自風之
體如今人作詩曲自自有體樂不同者自不可亂不
必說雅之聲高風今比說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獲
處不必反例因說書見蔡行之舉陳君說春秋云
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其所書者
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逐句心問只是說
得奇巧

詩有是當時非廷作者雅體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
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物之美惡一節亦是採其言
而採樂章耳採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和
是如句果不敢從若竟然又多是淫亂之詩故兩
言男女相與歡訟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
上天其教則民試動情勝其弊至北故門詩可以觀
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
詩有國雅頌即即一詩之中要見六義之旨不
然豈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聖歌之腔雅如言仲
呂周大石調越調之類至北興以又別直指其名直
叙其事考賦也本要言其事而應用兩句約起因而
後續去者與也引物為見者也直此六義非特使
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讀者知作詩之法度也
問周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思是可以用雅雅若謂又
可用頌頌既謂否曰思是如此某亦不敢以此斷今
只說思是其二
詩曾有一老儒鄭通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

在後面某今亦以此令人心惑止文久之其義
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傳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
其多且如此乎禮義能止體義公案中之詩經義
在何處王濬修曰他委作風口此正文中無他意只
是直述他事觀事耳若謂之奔奔相親等語却是強
語以爲此則不然某今有得詩而自叙于四等
語之外如伐童子希等篇皆親親之辭而此詩者漢
以爲判起於學校而可謂詩而可謂是男子與婦人
鄭詩則不決多是婦人與男子所以聖人先惡鄭詩
也出其東門即是謂諷諫理人做

休了武關詩者中聲之可止曰思言是正風雅頌是
中聲那變風不足伯聖聖聖合言是然恐如此也
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轉音正意思在丁如禮會說
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此詩自然如羅羅結詩相似於是
興而聚比興雖近此詩但只是興且如問問問問
本是興起而得下而多助聖淑女此方是人說說那
實事是興是以一箇物事賦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
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鶴之賦下文便接說實事公
一舉到一箇說實事公是箇好底人也好像也好
放人也好像如鶴雖是也好像也好底人也好像也
不入題丁如比此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鶴羽說
說實事如鶴羽說實事如鶴羽說實事如鶴羽說
下面直寫子孫休休是說實事上說更不用說實
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當類此
凡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下一物是借
他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一物但比意雖切